

反思—批判—否定：法兰克福学派理性观的演变探析

刘冬冬

【摘要】 理性概念是法兰克福学派建构社会批判理论的思维起点，随着社会批判理论的创建演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观也在转变深化。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以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人，通过反思传统形而上学和实证主义等理论，重新审思理性传统的利弊和现代性的出路。20 世纪 40—5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通过批判启蒙理性、工具理性，诊断大众文化和工业文明，进一步深化了对理性的认识，建构起完整的社会批判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后，法兰克福学派突出了理性的否定性特征，走向了审美救赎的乌托邦之路，社会批判理论走向了逻辑终点。

【关键词】 反思；理性；批判理论；批判；否定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奠基者的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等人，从理性这一基本概念出发，通过反思以德国古典哲学为代表的传统形而上学和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创建了不同于传统理论的“批判理论”。从批判理论奠基，经由启蒙理性批判、工具理性批判，到否定的辩证法，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内含着一条“反思—批判—否定”的逻辑转换主线。沿着这条逻辑线索，法兰克福学派在理论与现实的双重维度上反思理性哲学和现代文明的痼疾，形成了不同于传统理性主义的理性观，为重建理性和解决现代文明困境作出了不懈的理论努力，也为当下人类解决现代化的弊端提供了丰富的理论资源。

一、理性反思：批判理论对传统理论的超越

20 世纪 30 年代初，霍克海默就任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所长之际，提出了创建“批判理论”的宏大规划，对理性主义的传统进行了反思。这一时期，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观主要体现在对传统形而上学的反思、对实证主义等传统理论的批判和对马克思主义批判精神的传承上，为之后开展对理性的系统批判奠定了理论基石。

（一）反思传统形而上学，解构理性的本体论地位

霍克海默从对黑格尔理性哲学体系和同一性原则的解析着手，向传统形而上学发起了挑战。他认为，由于将人类历史和全部世界统摄于抽象的绝对的概念中，传统形而上学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思有同一”，但结果却导致理论无法接近历史的具象，从而使哲学与现实之间形成了二元对立的关系。在传统形而上学那里，理性为世界奠定了最普遍的根基，以“理性同一性”为逻辑的形而上学也因此成了世界的“圣经”，具有绝对的解释权和统治权。针对理性的哲学本体地位，霍克海默深入到理性的本质维度上展开剖析，奠定了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传统进行检视的基调。霍克海默的理论努力得到了马尔库塞的呼应和延展。

受黑格尔哲学的革命性遗产的启发，马尔库塞秉承这样一种理性观，即对现实采取一种辩证的批判的否定的原则。他认为，“就黑格尔的理念来说，尽管表现为唯心主义的形式，但仍然蕴含着为自由和合理生活秩序的顽强抗争”^①。人类是理性的高级存在者，能够凭借理性的能力审视现存的世界，改变不合理的社会现状，为实现人类的自由而努力。“理性实现了自由，而自由恰恰是主体的存在”^②，马尔库塞由此认为，黑格尔贯通了理性原则和主体原则，为人类的主体性自由奠定了哲学根基。不过，理性并非一开始就实现了自由，因为“理性和现实的直接统一不是从来就有的，而是经过漫长的过程才产生的”^③；在这一过程中，为了实现自由，理性不断地批判和改造现实，“因此，黑格尔的理性概念具有鲜明的批判和辩证的特征”^④。当然，理性的辩证和否定特征被束缚在了黑格尔保守的哲学体系中，其批判功能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唯有到了马克思的唯物辩证法和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那里，理性才得以从体系化的传统形而上学中抽离出来，成为人类改变世界、追求自由和解放的批判武器。

（二）批判以实证主义为代表的传统理论，奠定批判理论的根基

由于传统理论形而上的思维范式和研究方式，理性从观察世界的思维工具蜕变为世界的“逻各斯”，传统理论的形上特性严重窒息了理性对现实作用的发挥。何为传统理论？传统理论借用数学符号和方法建立纯数学般的理论体系，采用归纳法、演绎

①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页。

②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4页。

③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5页。

④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理性和革命——黑格尔和社会理论的兴起》，程志民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6页。

法探寻世界的本质和规律,在观念世界里抽象地加工知识材料,并把世界嵌入假定的体系结构中。自笛卡尔以来,科学家们坚持思想和存在、知性和知觉、主体和客体二分的研究范式,孤立静止地考察具体活动及其各部分,不关心客观事实的起源、概念的实际运用以及理论之于实践的意义。对此,霍克海默系统地批判了传统理论的形上特性,指出一切知识包括传统理论的建立和运用,都只能在现实社会历史过程中被理解;各个部门(包括科学)都是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中产生出来的,并不存在永恒的自然状态。

传统理论的痼疾既是霍克海默反思理性的切口,又是他创制批判理论的契机。其一,他认为,批判理论应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当代人的自我认识并不是自称为永恒的逻各斯的数学,而是关于现存社会的批判理论,它关注的是社会的合理状态。”^①一切知识和理论都是社会实践和劳动分工发展的产物,都必须联系社会生活实际来发展自身和发挥现实作用。其二,批判理论的主体是现实的个人,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主体也在不断地改变对世界的认识。其三,批判理论的研究对象是人类的社会活动,关注社会活动与社会结构的内在联系。霍克海默认为,批判理论应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那样,研究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和交换关系,关注资本的异化统治,寻求打破异化的有效路径。其四,批判理论的旨趣是探索整个共同体所须的社会合理组织,寻求解决现实困境的道路,追求社会的合理状态。

由此可见,批判理论一方面力图把理性从传统形而上学中解放出来,发挥其对现实世界的批判作用;另一方面希望担负起变革世界、重塑社会的理论重任。

(三) 继承马克思主义批判传统,凸显理性的辩证否定特征

开展政治经济学批判、探索人类历史发展道路,马克思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的彻底剖析。霍克海默等人认为,马克思是德意志古典哲学批判传统的继承者,他科学地继承并弘扬了理性的批判精神,因此法兰克福学人也应像他那样,继续延伸这一传统。

马克思的哲学是一种批判的革命性理论,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原则,霍克海默认为他的批判理论也应如此。他指出,“思想力量从未在社会现实里控制自己,它一直是作为劳动过程中非独立的环节而起作用”^②;经济的发展引起了社会关系的变化,也影响到了统治阶级构成和思想文化领域;这种影响是理论的组成部分,理论只有与当代情况相联系才能有实际意义。批判理论的主张就是,“从作为人类活动目标的历史分析中,尤其是从那种将会合理地满足整个共同体的需要的社会之合理组织观念中推出某些观点”^③,进而指导变革资本主义,建立一个合理的社会。

^① 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76页。

^② 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86页。

^③ 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87页。

除了继承马克思的哲学原则，霍克海默还积极关注政治经济学批判，为批判理论引入现实性维度。他指出，人类世界中存在着一种以社会本身为其对象的人类活动，即“批判”活动，这种活动的概念术语“不是在唯心主义的纯粹理性批判的意义上使用……而是在政治经济学的辩证批判的意义上使用……”^①。批判理论应像马克思那样，从理论上回应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发展变化。20世纪30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经济学家波洛克、格罗斯曼就积极关注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论与现实，为批判理论提供政治经济学支撑。由此可知，通过追随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事业，法兰克福学派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理性批判精神。

经过霍克海默、马尔库塞等人的理论努力，传统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逐步瓦解，理性丧失了本体性地位，以批判性为特质的法兰克福学派的理性观终于出场了。

二、工具理性批判：理性的异化与超越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社会的异化状态愈发严重，理性也从人的思维能力异化成了统治人的工具。如何打破理性对人的束缚，并把人从被操控的状态下解放出来，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思考的主题，早期的批判理论也因此发展到了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批判主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僭越

发达的工业文明一方面将人类带进了富裕的商品世界，另一方面却把人牢牢地嵌在机械化的工业体系中。面对这种悖论式现象，霍克海默主张探究当代工业中的理性概念，揭示理性的弊端和异化之谜。为此，他首先追溯了理性的概念史，把理性划分为“主观理性”与“客观理性”。

霍克海默认为，从柏拉图到黑格尔，理性主要以客观理性的面目呈现在世界面前，像理念、绝对精神都是作为世界的最高存在和终极根据，发挥着对世界的统摄作用；人的主观理性源自于客观理性，是客观理性在人身上的投射。从古希腊到近代，哲学以本体论为主导，致力于探究世界的本原，这使得客观理性一直占据哲学的核心位置。但是，随着资本主义和自然科学的发展，哲学的重心由本体论转向认识论，主观理性逐渐超越了客观理性，成为哲学的核心概念。主观理性不仅成为强大的认识工具，而且成了评价人与自然的标准，由此以来，主观理性蜕变成统摄世界的“上帝”，形成了一种新的概念拜物教。霍克海默指出，主观理性有着不可解决的内在矛盾，从启蒙运动到实证主义、实用主义，主观理性虽然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人，但对人造成新的操控，主观理性变成了人的思想和行为合理与否的主裁判，理性权威的无限扩张导致了人的

^① 曹卫东编选：《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4年版，第182页。

危机和异化。对此,霍克海默对主观理性展开了病理式诊断,提出要重新定义理性的地位和属性,厘清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辩证关系。

(二) 批判启蒙理性的悖反

以反思启蒙理性为契机,霍克海默对理性展开了具体批判。启蒙的本意是要使人摆脱愚昧无知的状态,促使人类走向自主自觉。近代以来的启蒙运动确实发挥了这方面的积极作用,但在此过程中,启蒙走向了自身的对立面,在打破神话的同时又构成了新的神话,它“的理想就是要建立包罗万象的体系”^①。启蒙走向自己的反面,导致理性从解放人的工具蜕变成奴役人的机器。霍克海默、阿多诺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对启蒙理性的批判。

第一,批判启蒙的“理性同一性”逻辑。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在启蒙运动中,理性只能提供“体系同一性的观念和具体概念关系的形式因素”^②,这使得理性变成了形式理性,理性牺牲了自然界实体的多样性,将自然嵌入到抽象的同一性体系中。第二,批判启蒙理性的现实原则——资本主义市场交换原则。霍克海默、阿多诺指出,资本家是启蒙理性的人格化实体,市场交换原则是同一性逻辑的现实演绎,“市场经济既成了理性的现实形式,又成了破坏这种理性的力量”^③。霍克海默、阿多诺的这一批判,既继承了马克思的商品拜物教思想,又承接了马克斯·韦伯的合理化思想,并延伸了卢卡奇对资本主义物化的批判。第三,从文化工业入手,批判理性同一性逻辑对主体性的侵蚀。霍克海默、阿多诺认为,文化工业实现了标准化、大众化生产,结果导致文化产品日益丧失艺术性、审美性,成为资本家追逐利润的工具;文化工业刺激大众消费文化产品,其目的不是为了带给大众审美享受,而是为了让人们恢复精力,并再次投入生产中。文化工业和大众文化致使人的主体性缺失,人不仅没有成长为自主自觉的主体,反而变成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生产工具。

由此可见,启蒙的“理性同一性”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人的发展和文明进步,却造成了更大的奴役,人类的解放远未实现。面对理性造成的悖反现象,霍克海默、阿多诺进一步剖析了异化和奴役的深层原因——理性的工具性质。

(三) 批判理性的工具化

对工具理性的反思,早在法兰克福学派之前就已经成为当时的思想主题。霍克海

^①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页。

^②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1页。

^③ [德] 马克斯·霍克海默,西奥多·阿道尔诺:《启蒙辩证法——哲学断片》,渠敬东、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8页。

默、马尔库塞等人借鉴了前人对理性的批判，针对理性工具化的异化事实，深刻地批判了工具理性的内在属性。他们认为，工具理性不仅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模式中，而且业已构成了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科学技术“通过对自然的统治而逐步为愈加有效的人对人的统治提供纯概念和工具”^①，由此一来，理性变成了制造工具的一般工具，致使人们按照实证的思维方式来塑造自己的价值观念，调节社会的关系。

当工具理性操控人们的思维范式时，资产阶级借助发达的科技力量和理性化的经济体系控制了大众的意志，通过发挥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功能，为自身统治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对此，马尔库塞提出了“技术的合理性已经变成政治的合理性”^②的重要论断。他指出，工具理性规制了人的思维模式，并变成了政治合法性的工具，由此招致的后果就是社会变成了“被管理的社会”。资本主义国家机器不仅牢牢地把人们控制在生产体系中，而且通过官僚体系和科层制组织，控制着整个社会的日常运作，并为其阶级统治罩上了合理化的幌子。

在发达工业社会中，工具理性对人的控制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建构，是通过大众文化的隐性运作机制进行的。人们在消费文化商品的同时，潜移默化地认同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由此，大众的批判性、否定性思维就被消解了，整个社会也就蜕变成同一性的单向度社会。

通过对工具理性的批判，霍克海默等人开启了对理性传统反思批判的先河，这一做法不仅奠定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调，还推动了现代西方人本主义哲学的发展。法兰克福学派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力图避免理性工具化的宿命，张扬理性的批判维度，但遗憾的是，这种努力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效果，却导致批判理论走向了逻辑终结，因而只能算是一次有益的理论尝试。

三、否定的辩证法：走向逻辑终结

通过对启蒙理性的解析，霍克海默等人把捉到了理性主义的同一性逻辑，但还没有实现对理性传统的彻底解构，唯有到了《否定的辩证法》，同一性逻辑才终于得到彻底的批判。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主要体现在以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重估主客体关系和建构“星丛”哲学三个方面。

（一）以非同一性代替同一性

对于理性同一性逻辑的极度膨胀，阿多诺主张对理性进行合理的批判，发挥理性

^①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126页。

^②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年版，第7页。

的否定能力,将它从体系化的哲学中解放出来。由于同一性贯穿于现代人的思维方式和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所以,阿多诺从这两个方面展开批判。

首先,在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上。一般来说,作为具有理性能力的个体,每个人都有独立的意识,都可以做出自由的判断。但是,阿多诺指出,由于受到理性同一性逻辑的影响,人的思维模式变得同质化了,结果导致理性逻辑操控了整个世界,使得主客体的非同一性、差别性消解了。阿多诺主张以非同一性取代同一性,凸出对非概念、特殊性和个体性的重视,反对同质化、体系化的哲学逻辑,进而打破理性主义及概念体系对世界的绝对统治。

其次,在资本主义社会现实方面,阿多诺深入到资本主义市场逻辑中批判同一性原则。他指出,同一性是法西斯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理论依据,发挥着隐性统治的作用;同一性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提供理论支撑,通过市场交换原则实现对社会的全面规制,“交换原则把人类劳动还原为社会平均劳动时间的抽象的一般概念,因而从根本上类似于同一化原则”^①。市场交换原则遮蔽了商品的质的多样性,把不同质的商品抽象成可以比较和交换的量,一切商品都要接受市场逻辑的安排,从而使同一化原则实现对经济社会的全面而隐蔽的统治。阿多诺的上述批判,既指向了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现象,又触及了资本主义背后的本质性逻辑,因而更具有说服力和穿透力。

从以上两种批判可以看出,阿多诺将抽象的理论批判和具体的现实批判结合起来,通过解构同一性和批判市场交换原则,深化了前期工具理性批判的理论厚度,推动了批判理论的逻辑转换,并为抽象的哲学主张增添了现实的内容。

(二) 重估主客体关系

在理性同一性逻辑的指导下,人类中心主义构成了现代社会的主流思维方式,它主张人类作为主体占据着对客体的优先地位。但阿多诺不同意这一见解,他凸出了客体的优先地位,延续了霍克海默关于主观理性和客观理性的区分以及对主观理性的批判。

主客体同一是同一性在二者关系上的体现,是西方哲学的一贯主张,它起始于柏拉图关于理念世界统摄现实世界的“理念论”,最终完成于黑格尔哲学。卢卡奇借助黑格尔的总体性范畴和主客体辩证法,批判资本主义的物化事实,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学研究范式,在这种范式中,主体相对于客体是处于优先地位的。但是,阿多诺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卢卡奇夸大了主体的优先性,没有为客观性留下位置,同理性同一性逻辑没有区别。阿多诺主张,主客体“既不是一种终极的二元性,也不是一道掩盖终极同一性的屏幕。二者互相构成,就像它们由于这种构成而互相分离一样”^②;

^① [德] 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② [德] 特奥多·阿多尔诺:《否定的辩证法》,张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172页。

在实际的历史进程中，主体和客体是互为中介、互相构成的，传统本体论所主张的主客二分是虚假的。阿多诺不赞同主体之于客体的统治性地位，他希望通过高扬客体的优先性，瓦解理性主义的同一性逻辑，打破资本主义的物化统治。

阿多诺对主客体关系的重估，在一定程度上撼动了传统形而上学主客二分的思维模式，促使现代西方哲学重新定义主体和客体的关系，也启发了后现代主义反思批判传统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基础主义、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特质。

（三）建构“星丛”哲学

阿多诺用非同一性取代同一性，反思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并不是要推翻现有的全部哲学，而是为了尝试建构一种新的哲学——“非同一性星丛”哲学。非同一性不是简单地抛弃同一性，而是在同一性基础上突出矛盾的差异性，它是同一性中的异质性、个别性。非同一性标志着对同一性的反抗，主张打破同一性原则的束缚，建构一种去中心化的、非等级的关系状态，即所谓的“星丛”。这是一种彼此并立而不被中心所整合的多种因素的集合体，在其中，主体和客体、意识与存在以及各种因素之间都是平等地存在着。在星丛状态中，主体对客体的奴役消失了，概念拜物教和人类中心话语被解构了，主体和客体最终实现了和解。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就是星丛式的概念体系，在其中，主体和客体、本质与现象等多种因素都获得了独立性，并与其他因素处在辩证统一的矛盾关系中。

否定辩证法实现了对理性传统的彻底解构，同时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作了最彻底的批判。但是，阿多诺的努力最终停留在理论层面上：并没有找到有效的现实解放路径；其“星丛”哲学仅仅是一种初步的理论架构，没有最终完成，也无法发挥现实作用；由于未能为人类社会提供合理的问题解决方案，也没能勾勒出具有说服力的文明前景，所以，他的哲学不免带有乌托邦主义的气息。

从20世纪30年代反思传统理论、创建批判理论，到20世纪40年代批判启蒙理性、工具理性和文化工业，再到20世纪60年代高扬非同一性、重估主客体关系以及提出“星丛”哲学的尝试，法兰克福学派对理性主义哲学作了系统彻底的批判反思。这种批判不是为了完全否定理性，而是为了把理性从传统形而上学中解救出来，重新恢复理性的批判否定能力。法兰克福学派拯救理性的哲学努力，也是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论控诉，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现代性危机，我们应当从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找理论启示，探索可行性解决方案，摆脱生存困境，推动人类文明合理有序地向前发展。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